

# “就”的介词化及其再语法化<sup>①</sup>

崔 云 忠  
(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, 山东 青岛 276043)

**摘要:** 介词“就”首见于东汉, 表示范围和对象; 魏晋时期出现表处所用法; 宋代之后, “就 X”开始词汇化, “就”逐渐虚化为构词语素。明朝“就 X”的功能全面成熟, “就”表处所、时机(时间)的用法逐渐消失。

**关键词:** 就; 介词化; 再语法化; 词汇化

## ○ 引言

“就”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介词, 王镛(1992)认为, 东汉时期“就”已有介词用法, 如: **就室曰搜, 于道曰略。**(《方言》) 马贝加(2002: 40)认为该例中的“就”仍为动词, 如《通俗文》: “入室曰搜”; 由此推断, 则“就室曰搜”中“就”是表示进入义的动词。

马贝加(1997)梳理了“就”由趋向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情况, 认为最早的介词用法始于魏晋。如: **就车中裂二丈与范。**(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) 张丽丽(2009)列举《摩诃僧祇律》(东晋)用例, 将介词“就”产生的时间推前了几十年。如: **若酥油蜜石蜜着手者, 当就钵缘上概聚着一处, 然后取食。**(卷22) 史冬青(2009)与马论相近, 认为介词“就”始见于两晋。如: **既来, 帝就太妃间相见。**(世说新语·方正) 我们认为, 介词“就”东汉时期已见用例, 表“依凭”。

本文讨论介词“就”的产生; 梳理介词“就”的发展状况; 考察介词“就”的再语法化。

## 一、“就”的介词化

《说文》: 就, 就高也。本义为“到高处去”, 由此引申出“到……去”。如:

(1) **同声相应, 同气相求, 水流湿, 火就燥。**(易·干, 页1)

又引申为“趋向”“到(达)”。如:

(2) **a 唱和有应, 善恶相象, 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。**(荀子·乐论, 页461)

**b 富贵弗就而贫贱弗謁。**(吕氏春秋·士容论第六, 页1689)

### (一) 依凭义介词“就”

1. 动词凭借义>介词依凭义。先秦时期, “就”有“按照”“凭借”义, 独立作谓语, 也可带宾语。如:

(3) **a 将予就之。**(诗·周颂·访落) [马瑞辰通释: “就, 当训因。笺云‘扶将我就其典法而行之’, 即因其典法而行之也。”]

**b 因天材, 就地利, 故城郭不必中规矩, 道路不必中准绳。**(管子·乘马, 页298)

西汉时期, “就”开始出现在“就·N·而·VP”结构, 或与“依”同义连文。如:

(4) **因高而为台, 就下而为池, 各就其势, 不敢更为。**(淮南子·说山训, 页1136)

①作者简介: 崔云忠, 1984年生, 山东平邑人, 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,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及语法教学相关研究。

基金项目: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魏晋南北朝汉语介词研究”(18FYY028)的支持。

(5) 多就依山谷，作其岩穴。(太平经·起土出书诀第 61，页 120)

表示“凭借”“依照”义时，可独立作谓语，如例(3)a，意为“按照某种规律做事”；可带宾语，同时宾语也是“按照某种规律办事”的手段，即“凭借某种手段做某事”，如例(3)b。“就·N·而·VP”结构意为“凭借或按照某种手段、规律做某事”，“就”的意义被分化。结构中 NP 为表示规律、地势等可遵循性非常强的事物，自然规律、地势也是  $V_2$  发生时所必须遵循的，如(4)、(5)。

东汉时期，“就”用于“就·NP·VP”结构。该结构中，VP 在进行的同时，不仅可以顺应外部规律，同时也适应自己内部规律，当 NP 和施事者同指时，NP 同时也是 VP 的受事，“就”处于向介词的语法化过程中，如(6)a；当施事和 NP 不同指时，NP 为表示事件/物的可具选择性名词，是 VP 的受事；东汉时期，VP 多为行为针对性的动词，故 NP 可以看作是 VP 作用的范围(对象)，此时“就”为介词(6)b。

(6) a 各就其人而作，事之明于本者，恃其本也。(太平经·校文邪正法第 78，页 192)

b 饵，而也，相黏而也。究豫曰溘决，就形名之也。(释名)

2. 动词“协同伴随义”>介词“针对范围”义。“就·NP·VP”结构中，当 NP 和 VP 的宾语同指时，“就”可以理解为伴随动词。如：

(7) 虽欲谨亡马，不发户牖；虽欲豫就酒，不怀蓐。(淮南子·说林训，页 1220)

例(7)中，“就”意为用某种菜来佐餐或下酒(汉语大字典(2卷)，1575页)，NP 和 VP 的宾语“蓐”(之)同时受影响，即“就”和 VP 同时发生，“就”为伴随动词。当 NP 和 VP 宾语可部分同指，但只受 VP 作用时，“就”降级为介词，表示范围。如：

(8) 今《论衡》就世俗之书，订其真伪，辩其实虚。(论衡·对作篇，页 281)

例(8)中，NP(世俗之书)和 VP(订/辩)的宾语(其)同指；NP 是动作作用对象的范围，“就”宜理解为介词。依何洪峰(2015)，“ $V_1 \cdot NP \cdot V_2$ ”结构中，若 NP 与  $V_2$  产生介词范畴义，且  $V_1 \cdot NP$  不能独立或独立后意义改变时， $V_1$  可分析为介词。例(8)中，“就世俗之书”不能成立；“就”的宾语受  $VP_2$  支配，“订其真伪，辩其实虚”中 VP 与 NP 有介词语义范畴，故“就”为介词。

## (二) 处所义介词“就”

两汉时期，趋向义动词“就”出现在“就· $N_L \cdot V$ ”、“ $V_{运行} \cdot 就 \cdot N$ ”和结构中。如：

(9) a 及出击胡，而广行无部伍行陈，就善水草屯。(史记·李将军列，页 2869)

b 往就幽冥闲处，天使不忘其本也。(太平经·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第 212，页 679)

例(9)a中，“就”义为“追逐”“追随”，有[运行]特征；b中“往到”为连动结构，“往”意为“走”，“就”意为“到达”，动作性较a弱，后沿用。如：

(10) 既来，帝就太妃间相见。(世说新语·方正第五，页 290)

魏晋时期，“就”表示处所所在。如：

(11) 公知不可得，乃令就羊中告之。(搜神记·卷一，页 10)

上例中，VP 为非运行动词，NP 为处所名词，且 VP 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处所中实现，施事者在进行 VP 时，位于 NP 所表示的处所中(附近)，不需要发生[位移]，故“就”失去动词性特征，语法化为介词，表示处所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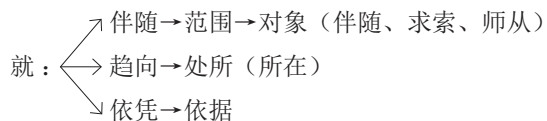
## (三) 对象义介词“就”

汉魏时期，“就”用于“就· $N_1 \cdot V_2 \cdot N_2$ ”结构中， $V_2$  为[给予]类、[求索]类、[交互]类动词， $N_1$  为指人名词。何洪峰(2013)认为，在“ $V_1 \cdot NP_1 \cdot V_2 \cdot NP_2$ ”结构中，当  $V_1$  的语义域和  $NP_1$  的语义域相同时， $V_1$  为动词，如(9)(10)，当  $V_1$  和  $NP_1$  的语义域相近时， $V_1$  开始语法化，如(4)(5)；当  $V_1$  和  $NP_1$  的语义域不同时， $V_1$  为介词，如(8)。何洪峰(2013)认为， $NP_1$  与  $V_2$  的语义关系决定  $V_1$  是否虚化及其语义。当  $NP_1$  和  $V_2$  之间是核心论元关系时，若  $NP_1$  和  $V_1$  属于不同语义域，则  $V_1$  为对象介词。魏晋可见。如：

(12) 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。(世说新语·文学第四，页 245)

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，“就”介词用法最早应出现在东汉时期，表示范围；汉魏时期有表示对象的用法；魏晋时期表示处所所在。

Bybee (2002:112-128) 认为，在语法化的过程中，源义决定语法化项意义的发展。何洪峰 (2013) 认为  $V_2$  和  $NP_1$  之间的语义关系决定了介词的语义。由此，“就”的语义发展路径可以描述为：



## 二 介词“就”的语义发展

### （一）隋唐五代时期的介词“就”

隋唐五代时期，“就”基本上继承前代的用法。表示范围、对象和处所。

1. 表示范围，沿用至今。

(13) a 官人有识议者，就九人内四人非贼。（贞观政要·君臣鉴戒第六，页 112）

b 本文谨就此方向提供一些思索与观察。（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）

唐代，“就”表对象多出现在“就N内/中”结构中，如例（13）a、b。

2. 表对象。唐五代时期，“就”标引对象可表求索对象，沿用至宋代；表伴随对象，沿用至五代；表师从对象，沿用至元代。如：

(14) a 就主人乞菜、酱、酢、鉴，总不得。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·卷二，页 239）

b 下学莫只是就切近处求否？（朱子语类·论语十一，页 746）

(15) a 吾当不用弟语，远来就父同诛，奈何！奈何！（敦煌变文·伍子胥变文，页 3）

b 时青州刘玄石善能饮酒，故来就狄饮千日之酒。（敦煌变文·搜神记，页 878）

(16) a 是以四海之内，皆就边先生学问。（敦煌变文·搜神记，页 880）

b 今日君圣臣贤，正士大夫立功名之秋。因此来就帝学。（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：2-111）

3. 表处所。唐五代时期，“就”沿用前代表示处所所在用法，沿用至清代。如：

(17) a 况乃就佛上剥金，打碎铜铁佛，称其斤两。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·卷四，页 490）

b 又像明杖儿拉着个瞎子，两只脚就地儿鞞拉。（儿女英雄传·6回，页 71）

唐代，“就”新生表示处所经由<sup>①</sup>的用法。如：

(18) 殿前有二砌桥，相公就东桥登，将军就西桥登。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·卷一，页 84）

### （二）宋元之后介词“就”的发展

1. 宋代，“就”与“看”组合发展出表示“依据”的用法，沿用至今。如：

(19) a 且就这一身看，自会笑语。（朱子语类·鬼神，页 40）

b 就康伟业的本性来说，他对女人的脂粉丝毫不感兴趣。（池莉：《来来往往》）

c 就他平时的表现来看，他不像是那种很极端的人。

现代汉语中“就……而言（来说）/来看<sup>②</sup>”表示判断的依据，带有强烈的主观性，强调说话者的自我立场或者强调判断标准的客观性。如（19）b、c。

①当表示处所经由时， $NP_1$  是  $V_2$  确切经过的地方，带有方向性特征。当语境泛化， $NP_1$  仍为处所名词，但是  $V_2$  永远无法经过  $NP_1$  时， $NP_1$  为  $V_2$  运行的方向，即朝着  $NP_1$ （所在）的方向运行（ $V_2$ ）。如：

从北出州，就北海而发，得好风，十五个日流着长门国，云云。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·卷一，页 96）

该种用法只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检得个别用例，并不具有普遍性。

②刘丹青（2004:146）认为“就……而言/看”等属于框式介词。

宋代，“就”发展出表示言谈对象<sup>①</sup>的用法，沿用至今。如：

- (20) a 话头不破，则且就话头上与之厮崖。(三朝北盟会编·大慧普觉禅师书，页 223)  
 b 学者但当就意见上分真妄，存其真者，去其妄者而已。(朱子语类·训门人，页 262)  
 c 三则就研讨会的各个主题做更深入和比较性的研讨。(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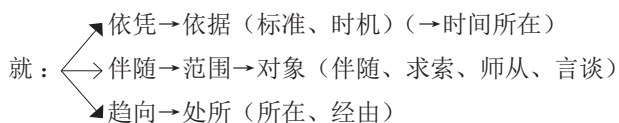
2. 元代，“就”发展出表示处所起始的用法，沿用至明代。如：

- (21) a 你真个不放也，我舍了老性命，就肩輿上跳下来！（新刊元杂剧三十种：2-157）  
 b 杨志就弓袋内取出那张弓来。(水浒传·13回，页 188)

3. 元末，“就”发展出表示时机<sup>②</sup>的用法，沿用至明代。如：

- (22) a 就月朗回头把剑看，忽然伤感。(新刊元杂剧三十种：2-172)  
 b 咱每休磨拖，趁清凉，就马每吃的饱时，赶动者。(老乞大：17-1)

综上，介词“就”的语义发展路径可以描述为：



介词“就”的发展情况可以描述为：

表 1 “就”的语义发展脉络

	范围	依凭		对象域				空间域	
		标准	时机	伴随	求索	师从	言谈	所在	经由
两汉	+	+							
魏晋	+	+		+	+	+		+	
隋唐	+	+		+	+	+		+	+
宋代	+	+			+	+	+	+	
元代	+	+	+			+	+	+	
明代	+	+	+				+	+	
清代	+	+					+	+	
现代	+	+					+		

在介词“就”的发展过程中，魏晋到宋代是其活跃时期，标引范围、对象、空间和依凭四大语义域。在其语义发展过程中，范围义最为能产，泛化出对象语义域；标引依凭域时，可以表示标准，但是需要尝试义动词“看”“说”等的配合才能表示 V2 发生的标准；也可以表示“时机”，但表“时机”的用法并不能产，只见零星用例。在诸语义中，生命力最强的是表范围，其次是表处所所在。由此可见，在介词语法化过程中繁殖能力最强、生命力最强的是最初的语义特征；出现时间晚的未必生命力强；与实词性成分搭配使用（语义强化）的是适用范围最广的，当“就”表示“时机”、“言谈对象”时若添加“看”“说”等也能转化成“标准”（现实）或

① Harris & Campbell (1995:3) 提出语法化的三种机制：“重新分析”(Reanalysis)、“扩展”(Extension)、“句法借用”(Syntactic borrowing)。何洪峰 (2013) 认为，“扩展”(extension) 或“语境泛化”(context generalization) 是汉语动词介词化的基本句法机制。宋代，“就”表示范围时，N<sub>1</sub> 可以是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，溢出 (overflowing) [范围] 范畴，且 N<sub>1</sub> 与 V<sub>2</sub> 有支配关系，V<sub>2</sub> 多为 [言谈] 行为动词，如“说”、“言”等，根据何洪峰 (2013) V<sub>2</sub> 和 NP<sub>1</sub> 之间的关系判断介词语义的原则，“就”在该种语境中表示 [言谈] 对象 (内容)。语法化分化理论认为，当词汇形式语法化为功能词时，原来的词汇形式可能会作为自主成分保留下来，并且经历与源词汇形式相同的演变 (Hopper 1991:22)。当“就”表示言谈对象的用法从范围中剥离出来之后，其表范围的用法仍可继续发展。因此，表示言谈对象的用法，也可以看作是表示范围用法的语境泛化。

② 何洪峰 (2013) 认为，NP<sub>1</sub> 和 V<sub>2</sub> 之间的语义关系决定介词语义。当表示时机时，NP<sub>1</sub> 是为 V<sub>2</sub> 发生的时间，但该时间具有偶然性，只是在该时间做某事 (V<sub>2</sub>) 最为合适。随着语境泛化，NP<sub>1</sub> 也可称为 V<sub>2</sub> 发生的确定时间，如：若是他有心收留我们，只就早上便议定了坐位。(水浒传·19回，页 279) 在“就”表时间 (时机) 的用法中，表确切时间的用法较少见。

“条件”（假设）。

### 三 “就 X” 的词汇化

“就 X” 结构的词汇化，有“就近”、“就此”、“就地”、“就便”。四者皆源自介词结构的重新分析，受所在句法结构的约束产生副词用法。

#### （一）“就近” 的词汇化

南北朝时期，“就近” 为动宾短语，意为“走到近处”；宋代，“就近” 结构上带宾语，语义上失去 [位移] 特征，意为“离得近”，其中“就” 为动词该种用法沿用至清代。如：

(23) 一曰移远就近；二曰浚复城隍。（宋书·列传第二十四，页 1707）

(24) a 就近报国史院，取会文字。（朱子语类·本朝二，页 3078）

b 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，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。（红楼梦·8 回，页 145）

“就·近·V” 结构中，“近” 为抽象处所，“就近” 意为“从近处 / 最近（的事情）”。该结构始于宋代，沿用至明代。如：

(25) a 只是就近推将去。（朱子语类·论语三十一，页 1204）

b 或访先朝故事，就近与一大郡，以展其未尽之才。（醒世恒言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，页 25）

明代，“就近” 已表现出较强的词汇化趋势。上例 b 中“就近” 也可以理解为“在附近”（汉语大字典、现代汉语词典（第五版）：734）清代时期，“就近” 在原句法结构中重新分析为副词，意为“在附近（不到远处）”。如：

(26) a 嫌水寨离的家远，要就近寻一个馆。（醒世姻缘·33 回，页 433）

b 张亲家老爷也要同去，以便就近接送照料。（儿女英雄传·34 回，页 629）

“在附近” 意味着“做事情方便”。因此，清代，在“就近·V·C” 结构中“就近” 由“在附近” 义重新分析，发展出为“顺便”“趁便” 义。如：

(27) a 相公也不消再来下顾，就近照顾了别人。（醒世姻缘·50 回，页 635）

b 四人结队成群，就近从阁左下阶。（海上花列传·38 回，页 322）

清代，“就近” 由动词“离得近” 在“就近·V·C” 结构中发展出动词“接近”“靠近” 的意思，“就近” 为动词。如：

(28) 也还仗他那点书毒，才不学那吃喝嫖赌，成一个“花花公子”，所以就近于狂猥一路。（儿女英雄传·30 回，页 534）

清代，“就近” 由动词“离得近” 发展出形容词“在附近（不远）的（地方）” 的意思。如：

(29) a 这太仓高邮南通州倒好，又就近。（醒世姻缘·5 回，页 62）

b 这人说来不甚远，只在就近地方。（儿女英雄传·5 回，页 208）

#### （二）“就此” 的词汇化

现代汉语中“就此” 为副词，意为“就在此地或此时”。（现代汉语词典：734）如：就此前往。文章就此结束。

魏晋时期，“就此” 为介词结构，“此” 为代词，意为“某处”“某时”，“就” 为介词表示处所所在、时间所在。如：

(30) a 其方言许由就此服之而长生。（抱朴子内篇·仙药，页 180）

b 就此求文，终然翳夺。（南齐书·列传第三十三，页 909）

宋代，介词结构“就此” 语义凝固性加强。“就” 除表示处所、时间，还可表示“对象”、“依据” 如：

(31) 如度几年当差一分，便就此添一分去，乃是。（朱子语类·易九，页 1845）

(32) 就此便操存涵养将去，便是下手处。(朱子语类·训门人六，页 2846)

(33) 就此言之，见得子路勇于为善处。(朱子语类·论语十一，页 928)

(34) a 易只是空说个道理，只就此理会，能见得如何。(朱子语类·易三，页 1658)

b 孔颜之乐，大纲相似，难就此分浅深。(朱子语类·卷第 31·论语十三，页 797)

例(31) — (34)中，“就此”语义凝固性逐渐增强，但此中“V·C”和“此”在语义上还有一定的联系。如果“V·C”结构和“此”失去语义上的联系性，则“就此”重新分析为副词。如：

(35) 就此便打迭了他，方快人意。(朱子语类·本朝七，页 3199)

明清，副词“就此”成熟，意为“就在此地或此时”。(汉语大字典(第二卷)：1575)如：

(36) 俺三个何不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，有何不好？(水浒传·72回，页 1222)

清末，“就此”发展出“从此”的意思，沿用至今。如：

(37) a 华铁眉、高亚白、尹痴鸳及其相好，就此兴辞归寝。(海上花列传·40回，页 340)

b 娘俩住在地主家后面半间披屋里，就此在张家冲落了脚。(茹志鹃：《高高的白杨树》)

### (三) “就地”的词汇化

“就地”在现代汉语中为副词，意为“就在原处(不到别处)”。如：就地取材。就地正法。副词“就地”是由介词结构词汇化而来。“就地”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，意为“在地上”。如：

(38) 娥亲寻复就地斫之，探中树兰，折所持刀。(三国志·魏书十八，页 548)

宋代，“就地”有词汇化的趋势。如：

(39) a 就地撮将黄叶去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(一窟鬼癞道人除怪·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(宋代卷)》，页 460)

b 却到野地铺褥就地坐，有归朝官六七员在彼。(三朝北盟会编·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(宋代卷)》，页 153)

上例中，“就地”可以理解为“在地上”，也可以理解为“趁此”(a)、“顺势”(b)。

明代，“就地”只能理解为副词，意为“顺势”、“趁机”“马上”，沿用至今。如：

(40) a 八戒就地扯个谎，忙道：“委是想你！委是想你！”(西游记·30回，页 371)

b 情知语是针和线，就地引起是非来。(金瓶梅词话·34回，页 503)

(41) 这个正合着古语：“瞒天讨价，就地还钱”。(儒林外史·14回，页 169)

(42) 中央各机关学校就地改建作业注意事项。(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)

(42)中，“就地”不宜理解为强调“改建作业注意事项”的处所(在附近)，而是强调动作实施的时效性，意为“立即”、“马上”。

明代，“就地”由介词结构“在地上”的意思发展出名词“地上”的意思。如：

(43) 喇的一扇子，掬将下来，只见那就地上，火光焰焰。(西游记·35回，页 436)

该种用法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难见其踪迹，部分方言中仍保留此义项。如：

(44) a 在就地上打滚。(山东·临沂)

b 把麦摊就地上。(山东·济宁)

c 我回来一看，孩子趴就地上哭断气了都。(山东·潍坊)

宋代之后，“就地”作为介词结构的性质逐渐消失，由“就地上·V”代替其原来介词结构性质。如：

(45) 大官人见庄门闭着，不去敲那门，就地上捉一块砖儿，撒放屋上。(万秀娘仇报山亭儿·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(宋代卷)》，页 465)

### (四) “就便”的词汇化

《汉语大字典》：就便，“趁机”、“乘便”的意思。(卷二，1577页)如：(魏郑公)戏召甲，令持密封小纸与侍郎，俾即注官。甲初不知所以，出门，心痛不能行，反托乙持往。乙就便引注，既还，甲心痛自愈。而郑

公甚骇焉。(宋·沈作喆：《寓简》(卷三))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五版)：就便[副词]，“顺便”的意思。(734页)如：你上街就便把这封信发了。

“就便”连用最早出现在汉魏，此时“便”为名词或形容词，后跟“处”、“时”表示处所、时间，“就便处/时”为动宾结构。如：

(46) a 却就便处，皆坐畏懦诛。(史记·东越列传，页2898)

b 羨等速就便时，以塞众望。(后汉书·钟离宋寒列传，页1414)

五代时期，“就便”发展出“任凭方便(处理)”的意思。如：

(47) 纬至商州，有诏俾令就便，遂寓居华州。(旧唐书·列传卷第129，页4579)

元明时期，“就便”出现在“就便·V·C”结构中，“就”为介词，表示“乘趁”。如：

(48) 那里就便投马市里去眼近。(老乞大谚解：2-1)

上例中，“就便”处于介词短语向副词过渡的阶段，既可以理解为“趁着方便”也可以理解为“顺便”“乘机”的意思。该例中“便”还可以分析为V进行的时机。如果“便”和V动词之间失去语义上的联系，则“就便”词汇化。如：

(49) 今番以定是图书匣在手边，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。(水浒传·40回，页641)

(49)中，“就便”已经凝固成为一个词，不能再分开处理。“就便”重新分析为副词后，功能不变，仍修饰动词(短语)，意义也与介词短语相仿，意为“顺便”“乘机”。

明代，“就便”进一步语法化，发展出连词用法，相当于“即使”，清代沿用。如：

(50) a 武行者掣出双戒刀，就便杀人，正如砍瓜切菜一般。(水浒传·85回，页1406)

b 慢讲照这样办法，没有差错，就便有些差错，老爷日后要怪，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。(儿女英雄传·3回，页24)

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，“就”由表示“处所”“时间”的介词用法与其标引成分词汇化为副词、连词、名词等；由其表示“凭借”的介词语义语气标引成分词汇化为副词，意为“顺便”“乘便”，又由其副词用法发展出连词用法，意为“即使”。

综上，“就近”、“就此”、“就地”、“就便”的语义分布和语义发展情况可以描述为：

表2 “就近”等的语义分布

	源功能 / 语义	词汇功能 / 语义		
		副词	名词	连词
就近	介词 / 处所	在附近 / 顺便		
就此	介词 / 处所、时间	在此时(地) / 从此		
就地	介词 / 处所	乘趁时机 / 马上	地上	
就便	介词 / 时机	乘趁时机		让步

表3 “就近”等的语义发展

	就近	就此		就地		就便		
	处所	处所	时间	从此	处所	地上	时机	让步
明	+	+	+		+	+	+	+
清	+	+	+	+	+	+	+	+
现	+	+	+	+	+	+	+	

介词“就”在明代表处所、时间(时机)的用法式微(见表1)，主要是其标引对象多为表抽象处所或时间的成分(近、此、地、便)，容易进一步语法化。张丽丽(2009:120)认为，“就”“便”做纵予(让步)连词南北朝时已见用例。“就便”受“就”“便”连词影响明代发展出让步连词用法。此外，“就”副词用法魏晋时期已较为成熟(张丽丽，2009:131)，且出现在“就·VP”结构中(张丽丽，2009:122)，何洪峰(2012、2013)认

为类推是介词语法化的重要机制；“就X”受副词“就”结构和语义类推影响，当标识对象为抽象成分时，很容易发生词汇化。

## 结 语

本文梳理了介词“就”产生的时间，认为其产生于东汉时期，表示范围和对象。处所介词“就”始见于魏晋时期，马贝加（1997）等举《世说新语》《摩诃僧祇律》用例可信，但史冬青引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用例值得商榷。

“就”于东汉时期由较为抽象的“依凭”义首先开始语法化，这验证了何洪峰（2013）的结论：语义抽象的成分较容易产生语法化。由表1可以看出，句法结构只是语法化产生的基础条件；语义的漂白程度决定词汇项是否发生语法化。在“就·N1·N2”结构中，运行动词较依凭动词早，但依凭动词语义较运行动词漂白程度深，故依凭动词较容易发生语法化。

宋代之后，“就”表处所、时机（时间）时，其标引对象多表示抽象处所或时间，受到副词“就”句法结构和语义的类推，“就X”开始其词汇化历程。“就X”的词汇化于明朝全面成熟，同时“就”表处所、时机（时间）的用法逐渐消失，这也验证了语法化专门化的假设（崔云忠、何洪峰，2014，崔云忠，2017）。

董秀芳（2004）、李宗江（2009）区分了词语发展过程中的词汇化和词化现象。他们认为，词汇化是由句法性质的单位演变为词汇性质的单位的过程和现象，即词汇化的输入端是词组、短语或跨层结构；输出端是一个词汇性质的单位，但不一定是词汇。我们认可这一观点。但是，李文中一方面强调词汇化的结构必然是实词性成分，另一方面又承认“你说”等话语标记算是词汇化现象，这有前后矛盾之嫌。以“就”族词为例，“就近”“就此”“就地”“就便”经历了由跨层结构发展为词的过程，并符合李所定义的词汇化的所有特点，但他们并不属于实词系统（名词“就地”除外），那么他们是词汇化还是词化？“就”族词中还有“成就”、“就说”“就看”等又该如何对待？因此，我们认为，词汇化的结果不必然是实词。

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王铤 1992 古代诗文中“就”的介词用法，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，页235-236.
- [2] 马贝加 2002 近代汉语介词，北京：中华书局.
- [3] 马贝加 1997 介词“就”的产生及其意义，《语文研究》第4期，页32-35.
- [4] 张丽丽 2009 试论纵予连词“即”、“便”、“就”的形成，《台大文史哲学报》第11期，页99-145.
- [5] 史冬青 2009 介词“就”的历史演变，《山东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》第3期，页120-121.
- [6]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[编] 1999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，商务印书馆.
- [7] 罗凤竹等主编 1993 汉语大词典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.
- [8]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[编] 2005 现代汉语词典，商务印书馆.
- [9] 张谊生 2013 介词叠加的方式与类别、作用与后果，《语文研究》第1期，页12-21.
- [10] 何洪峰 2013 近代汉语“流星”介词，《语言研究》第4期，页71-81.
- [11] 何洪峰 2012 汉语限域性介词，《语言研究》第4期，页35-42.
- [12] 何洪峰 2011 动词“去”向处所介词语法化的终止及回归，《语言研究》第2期，页48-55.
- [13] 何洪峰 2014 动词介词化的句法语义机制，《语文研究》第1期，页14-21.
- [14] 刘丹青 2004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，商务印书馆.
- [15] 李宗江 2009 关于词汇化的概念及相关问题——从同义并列双音词的成词性质说起，《汉语史学报》第十二辑.
- [16] 董秀芳 2004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，北京大学出版社.
- [17] 董秀芳 2009 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，《中国语文》第5期，页399-409.
- [18] 崔云忠，何洪峰 2014 “从”的介词化及其发展，《殷都学刊》第1期，页33-44.
- [19] 崔云忠 2017 魏晋南北朝介词语法化的特点及原因，《东方论坛》第3期，页28-37.
- [20] Hopper, P. J. and Traugott, E.C. 2003[1994]. *Grammaticalizati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nd revised ed.



- [21] Heine B. & Tania Kuteva 2002. *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*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 2007, P.2.
- [22] Joan Bybee, Revere Perkins, and Willian Pagliuca, 1994. *The Evolution of Grammar: tense, aspect,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*.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Chicago, P9-22.
- [23] Hopper P. J. 1991 On some principle of Grammmaticalization.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Bernad Heine ed. *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* [M]. Volume 1.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. P.22.
- [24] Lyle Campbell & Richard Janda. 2001 Introduction: concepti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ir problems. *Language Sciences* 23. 93-112.
- [25] Lehmann, C. 2002. *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*. Munich: LINCOM EUROPA, 2nd revised. P20-25.
- [26] Heine B. 2003. Grammaticialization. In D. Jeseoph and Richard D.Janda ed. *The Handbood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* .Blackwell Publishing Ltd. P. 375
- [27] Bemd, Heine,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. 2001. *Grammaticalization: A conceptual framework*. Chicago and London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P36-39, 48.

### The Prepositional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*JIU* (就)

Cui Yunzhong

(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, 276043)

**Abstract** : the propersation “JIU” , which be grammaticalized in DongHan dynasty, whose meaning is “according to” . And, in WeiJin dynasty, it had the meaning of “in some location” . After that, in Song dynasty, the meaning of “location” “chances” would be embodied into abstract location and time. At the same time, the construction “JIU X ” would be founded which would be attested that “JIU” had been bleached, and grammaticalized as a morpheme.

**Key words**: JIU, Propositionalized, Regrammaticalization, Lexicalization